

尋找自我定位的學術歷程： 十年回顧與期許

劉紹華*

我是做社會變遷研究的人類學者。如果將自身從年輕學者走到中年學者的歷程，當作一個迷你的社會變遷題目來研究，從何角度切入最能突顯這段經歷中的反思主軸？

應科技部人文司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之邀撰寫此文，目的是希望能與他人的學術生命經歷有所呼應，而不只是寫自己的「地方知識」。於是，我分別向幾位年輕學者請教，在他們初入學界時，最主要的困惑或挑戰是什麼？與他們交談後，發現與我曾有的經歷頗類似，只是表達方式不同。

我便以「自我定位」來含括四種典型的困惑或挑戰，並以自身為例，回顧我如何克服挑戰或持續困惑中。

「我的學術社群在哪裡？」是最常見的困惑。年輕學者常急於尋找學術同伴，認識其他學者、被人認識。雖然個人積極或急切的程度不同，但大致上都有類似渴望。於是，年輕學者熱衷參與學術會議、發言、活動、撰文，尤其是網路短文，是為常見現象。一方面，年輕學者有如活血入注延續社群能量，也得以提升個人能見度。但另一方面，年輕學者卻可能因而忙碌不已，難以專注於扎根研究與深入著述。以美國為例，將博士論文改寫成專書出版，是判斷年輕學者是否已展現學術成熟度的升等關鍵。但在臺灣，卻少有年輕學者做到，可能與此困惑的影響有關。

這也曾是令我困擾的問題。我本是好奇心很重之人，接觸新的人事物對我極具吸引力。甫進學界之初，我很想多參與學術會議，琳瑯滿目的主題令人心猿意馬。但是，我又希望能專心完成書稿。時間、精力與專注力上的掙扎，成為日常抉擇。猶記得，我剛進中研院未久，向一位資歷稍長的學者哀嘆：「我的研究跟大家都不一樣，很孤單。」未料，該名學者如是回應：「恭喜你！這樣你

*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
就可以專心發展你自己的研究，不用配合別人的計畫了。」陸續也有其他資深學者對我提出類似忠告，而且什麼學科的學者都有。

日後，我深切體認那些忠告的善意與啟發。我也記得，博士論文口試結束隔天，一位口委老師請我吃早午餐，慶祝我成為「同事」。她問我對於寫論文的生活有何感想，我回答：「為了要一年內完成論文，我犧牲了好多事都不能做。」老師聽完後，肯定地說：「對，犧牲，就是犧牲，這是這個生涯的關鍵字。」直到今天，我始終覺得，必須犧牲很多事，才能專注。而專注最忠實的夥伴，便是孤單。不過，專注也讓我獲得了非專注無以達致的智性滿足。這個困惑有時成為兩難，但我既無能擴大有限生命與工作效率，便只能在時間分配與興趣選擇上，捫心自問該如何抉擇。

如果並不急切尋找社群的人，可能會面臨第二種典型的困惑，那便是「我要如何做自己，且為學界接受？」如果說前一種困惑為「攻」，這一種困惑便是「守」，攻守權衡，一樣兩難。年輕學者的研究如果頗具新意或潛力，常會收到前輩的各種邀請，包括參與會議和計畫等。這些邀請有時對年輕學者很有助益，有時卻成為一大壓力，甚至可能只是幫前輩開拓新研究領域或應付各種計畫徵募。一般來說，如果前輩的學術風範佳，通常皆大歡喜，即使合作不成也持禮相讓；但有些前輩態度強勢，拒絕便形同關係破局，讓年輕學者戒慎恐懼，進退兩難。當然，也有年輕學者來者不拒，甚至主動攀附，把握一切機會。人各有志，得失冷暖自知。

這些經驗，都可能造成學者對於學界的不同認知，甚至形塑不同的學術之途，影響深遠。我也曾經歷這些掙扎與衝突。不同前輩的邀請，有些令我高興，有些令我困擾。對方的風範與格局，會影響我接受或婉拒的後果，我該怎麼面對？我的決定是，衷心願意參與的，即使忙碌不堪也絕對認真投入，以無愧於自己和他人。如果沒興趣或無能參與的，只能誠懇說明決定，以忠於自己，也讓別人認識自己。至於其他無法兼顧的考量，但求努力放下，以免加重身心負擔。

第三種困惑也與「如何做自己」有關，主要是從事跨學科研究的困惑。對於鍾情於單一學科領域的人而言，研究主題涉獵廣泛已堪足矣。但對研究係為跨學科性質的人而言，要表現出基本學科的深度，又要跨界學習其他學科，各方知識程度與問題意識的判準如何界定，可真是個有待摸索的學問。

我的專長是醫療人類學，以傳染病及公共衛生為研究切入，但具有人類學的學科認同。這兩個領域的結合，在美國，是文化人類學中最大的次學門，研究方法與議題的光譜很廣，而在臺灣卻是少數中的少數。所以，我最常往來或

參與的學術活動，自學界入門開始，都是其他學科的醫療衛生研究者，例如歷史學。多年來我確實受惠於其他學科學者分享的養分，但偶爾也會困惑，不論是在問題意識、研究關注或研究的時空考量等方面，我都發現自己與其他學科的差異。於是，我偶爾會出現「認同危機」或「認同負擔」的情況。例如，我和歷史學者做歷史研究的方法不同。但是，既然我要與其他學科的人交流，我又是少數，自然得學習別人的方法，否則如何進行對話理解，甚至取信於人？只是，我要學到何種程度才算足夠？我有此困惑幾年後，便決定自行「拆牆」，將認同障礙擱置一邊，好奇又認命地能學就學。偶爾順便比較新知與自己原本所學的差異，而更清楚理解與定位原本學科知識的長處及限制。我相信，學問既是天下公器，該有一致的內定道理。至於形式，也許不用執著。只是，這樣的自我化解有無後遺症？我會許願，但不會算命，靜觀其變。

比跨學科還更有企圖心的學者，可能會出現第四種典型的困惑，那就是「我要當臺灣的學者？還是國際學者？」這本來不該是個問題，可是確實讓不少年輕學者思索。有人認為以英文出版論文或專書表示水平高；有人覺得寫中文才有影響力，因為臺灣學界不讀自己人寫的外文作品；有人以蒐集「點數」為出版策略；有人則考量審查，因為研究的特殊性，以英文出版才能獲得國際專家的審查意見。但也有人相反，研究華人以外的世界，卻只寫中文，迴避真正的專家審查。各式各樣的考量，端看個人的格局與決定。

當我還是學界的新進人員時，也有語言選擇的困擾。只是我面臨的是另一種情況：我的研究對象不是中國的底層罪犯或弱勢者，就是願意與我分享國家不願公開的訊息之人。以中文書寫，可能會影響我的受訪者；但不寫中文，我的受訪者幾乎沒人能讀我的書。於是，我決定先寫英文，待時間延後稍為化解風險，再寫中文。這樣的結果是：我累壞了，一本書要寫兩次，一個研究變得長長久久，難分難了。好在，幸運的是，如此華語世界與國際學界都有機會認識我的研究，讓交流成為可能。研究是自己選的，倫理與期待也就得自己承擔，而這些全都取決於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學者。

也許有人天縱英明，少年英雄（雌）。不過，多數的新科博士，其實只是拿到一張證照，新手上路，技藝還有待磨練。博士畢業前後的重大差異，就是一夕之間沒了師父。要撐起博士頭銜的檯面，全靠自己當學徒時習得的方法，繼續練功。

那麼，已逐漸成為年輕學者的「前輩」、對於他們的處境仍心有戚戚焉的我，認為怎樣才是能讓年輕學者好好練功的處境？我的感想是，不要參加太多學術活動，不要勉強加入計畫，不要以執行計畫案多寡作為評價學術的標準。

科技部和教育部每年推陳出新的計畫徵募，雖然提供很多研究資源，用心良苦。但是，也讓高教界經常處於蓄勢待發的過動狀態，著實耗盡不少年輕學者的精力，讓他們忙於應付，蜻蜓點水般的研究成為常態。如果我們同意，年輕學者應該要誠懇負責地尋找學術定位並深入發展，中年以上的學者也許早有體會，對於忙碌打轉的新手來說，這實在是難以做到的抉擇。起步若此，後續何能可期？困惑持續中。